

全宋筆記

第七編 六

大象出版社



趙善璵

自警編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全宋筆記

第七編
六

大象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宋筆記. 第7編. 6 /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
所編.— 鄭州 : 大象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347-8741-6

I. ①全… II. ①上… III. ①中國歷史—史料—宋代
IV. ①K244. 06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08760 號

全宋筆記		第七編 六	
出版人	王劉純		
特約編輯	陳新		
責任編輯	郭一凡		
整體設計	張勝		
出版發行	大象出版社		
製版	鄭州市開元路16號(450044)		
印刷	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次	鄭州瑞光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201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數	640mm×960mm 1/16 21.25印張		
印數	257千字		
定價	2000冊		
	52.00元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項目首席專家、主編 戴建國

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顧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 李裕民

項目首席專家、主編 戴建國

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編纂委員會（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劉純 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鋼 查清華
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

目

録

自警編

趙善璫撰

◎趙善璫撰

自
敬
言
編

程
郁
整
理

點校說明

《自警編》，九卷，趙善璫撰。

趙善璫，生平不詳，僅《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九有宋寧宗時衛涇奏狀，謂善璫時爲隆興府武寧知縣，由門蔭入仕，又中法科，辦獄訟不察而明。明清地方志有其傳，明《新安文獻志》卷九十三最詳，謂善璫字德純，祖士禴，居歙。以父蔭入仕，登嘉定元年（一二〇八）進士第，歷諸州縣官，官至中奉大夫，所記其經歷與宋文獻相合。

本書爲宋名臣嘉言懿行彙編，仿言行錄之體，分學問、操修、齊家、事君、政事、拾遺八類，下分五十五目。少數條目於不同子目下重出，重出條目文字或小異而事同。所載大部斷至北宋末，僅收少量南宋時事，亦有極少數條目出自前代書。間有未見於宋諸書者，或雖見於他書亦不如本書詳細，這類條目尤具史料價值。

《天祿琳琅書目》卷五著錄本不分卷，並謂非宋本。因本書有部分條目重複，明清刻本多加以刪削，如明嘉靖十九年薇垣精舍本，較四庫本少數十條，但四庫本無作者自序。本次整理，以文淵閣四庫本爲底本，以明嘉靖本爲校本，並與宋諸文獻對勘。

校勘記

序

嘗讀《詩》之《抑》衛武公所以自警者凡十二章，紬繹辭旨，反複切至，猗與休哉！予辛巳去國，屏跡龜溪，省愆餘暇集我朝諸公言行，越三年而成編，名以《自警》，蓋警飭予之所不能，而庶幾古人萬一云耳。書甫成，市書，徐生售《典刑錄》，嘉言善行，臚分品類，間類予所編。因廣教育、攝養、好生、使命數門，置之座右，期無負初意云。宋嘉定甲申正月望漢國趙善瑋序。【一】

【一】
原无作者序，據明嘉靖本補。

卷一

學問類

學問

太宗欲相趙普，或諧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

李文靖公作相，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旼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寇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寇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

既別，顧寇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寇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滎陽呂公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與黃公履、邢公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後復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觀講讀辯問。又從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楊公國寶、邢公恕皆以公故，從程氏學。而明道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說，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虛言，不爲異行。當時學者莫能測其深淺也。

范公純仁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耳。豈不在人耶？」

張魏公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爲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力與所以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開扉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語》、《孟》中便思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伊川先生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親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等氣質！」

人有平昔讀書而臨事不近禮義者，尹和靖曰「便是不曾讀書」。人有不讀書而臨事自合禮義，和靖曰「此所謂暗與孫、吳合也」。禮義，人心之所同然，所以如此。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與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又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

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矣。」又曰：「以血氣爲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甚矣！惟學問克己，轉血氣爲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舉、顏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吁，可仰哉！」

《上蔡語錄》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朱氏小學書《嘉言篇》、《廣敬篇》援《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脆，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爲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敝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勵，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務去太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安定胡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范文正公少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修學，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釐十數莖，醉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章丞相，四傳而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坫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樸愿端重，世皆瞻仰驚嘆，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於

不幸之列。其可悲也夫！」又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爲淺露者之戒。」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遂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見識

李文正公嘗期王文正公必爲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吕文穆公第，問：「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豚犬，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遂至大用。先是，富鄭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人書院，事廷評太祝。」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人相，以司徒致仕，後鄭公亦兩人相，以司徒致仕。其知人如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吕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夷簡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他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

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爲信，姑應之曰：「諾。」既而夷簡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爲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許公蓋夷簡封國云。

王元之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騷，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寇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寇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爲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寇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寇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爲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疎者。」且自謂平生之所用心，人鮮能見之，遂述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後本末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故以告，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洊歷清要，至爲宰輔，還退居，畧相